

還御集

著艾先蹇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新 文 藝 叢 書

還 鄉 集

蹇 先 艾 著

1934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還鄉集目錄

婚前	(一)
在貴州道上	(三五)
子瀾君	(六)
林先生的乘船	(八九)
映姊	(一二)
逃	(四七)
小別	(二五)
附錄：故鄉隨筆三篇	(一六七)
(一) 釣魚	(一六七)
(二) 喫羊肉粉	(二〇〇)

還鄉集

二

(三) 大水……………(四)

還鄉集

婚前（殘稿）

楔子

自己平常頗愛讀兩性間真摯的作品，而對於小說家所虛構的戀愛故事却不大感到興味。這也許是我的一種癖性罷。在浪漫的朋友中，我是著名愛搶人家的情書或者日記看的人，與其說這是富於好奇心（Curiosity）的作用，毋寧說這一類的行為應當站在不道德的一邊，我倒比較承認些。因為「不道德」的信念在心頭盤據得太久的緣故，於是便不得不常常使它滿足而後快了。努力搶別人的情書與日記看，誠不失為滿足的良法之一。然而還有其他，如逛小市，逛舊書攤，與打鼓的先生，換取燈的娘兒們往還之類是也。昨天，太偶然了，一位時常和我

有取燈兒的來易的老太婆又揸着她的紙筐兒從門口走過，她的半嘶的一聲把我從房裏叫出來，迎頭她就說：『這是剛拿取燈兒換來的字紙裏找出來的，您不是要找這樣的書嗎？』她說着，便遞給我一個小紙本，箋子上題着婚前兩個很肥胖的顏字，我接到手裏細細地翻開看，原來是一位青年的婚前日記，可惜不是全璧，後面的幾頁不見了，連中間一部也濺了不少的油漬。他沒有署名，有時用鉛筆寫，有時用毛筆寫，有時却又用起鋼筆來。我把四十個子給換取燈兒的老太太，便坐在門檻上一篇一篇的讀下去，真有味，文情頗動人。看他們的情形，雖然不是嶄新的婚姻，大概也不是完全腐化，篇中的那位女主人够多麼可愛，她的身世又够多可憐，他們真值得令人抱無限的同情呵。我相信這本日記不是假的，多半是真實的紀載。它的好處也就在它並非無病呻吟與情緒的真摯，不用說是有一讀的價值的。所以我費了兩天的工夫，把它

抄出在這裏公開了。不知名的日記的作家，想來你也不會怪我的唐突無禮罷！

七月二十八日（星期六）陰雨

今天下午一點到D城，久別的故鄉又算重逢了。

我是一無所有的人，在各處飄泊了十幾年，爲了要維持自己這縣的生命。故鄉的老人們的凋謝，使我越發無心再回去了。不過我對佩却終不免有點戀戀。

佩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是好朋友，我和佩又是童年的遊伴。我的母親很喜歡佩，佩的母親不用說也是喜歡我的了。從小佩就叫我做弟弟，我稱呼她小姊姊。

我們玩得有五六年，佩大了，母親便禁止我同她在一起了。我上海進大學的第四年，母親來信說，『靜兒，還記得你的小姊姊佩麼？她如

今是女子師範的學生了，人又長得好，文章是全班第一呢。盧伯母想和我的靜提這門親事。……我是千滿意萬滿意的了，靜，現在是婚姻自由的時代，你的母親也不是不明白的人，總是尊重你的意見的。……」

那時不是母親來信提起，我幾乎把佩忘記了。在這些年的閱歷中，我還不曾見過佩那樣聰明能幹的女子呢；目觸外面女性的虛榮和奢華，理想的伴侶，我早已覺得不在這個世界裏了。馬上就寫回信給母親說，「母親：在孩兒的記憶中，最可愛的這一生中也怕只有佩一人罷。母親說怎麼好，就怎麼好好了。我是最相信母親的，就是盧伯母不來提，你老人家也許早替我留心了，是不是呢，我親愛的母親？」

我們訂婚的次年，佩便和我開始通信，一直這樣有五六年，她曾經把她在校園裏草地上活潑的小影寄過好幾張給我，把她作的絕句律詩寄了不少來。

但是不幸得很，最後這兩年來光景大變了。我的父親的死，把母親急壞了，整年都在醫藥之中，最後竟和佩的母親在同日同時去世，所差別的不過是一個在鄉下，一個在城裏而已。最近這幾年來，我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，不過心情由熱烈一降而爲冷漠；但佩却捲入舊家庭的漩渦裏了。她是她母親惟一的女兒，除她外，盧伯母也沒有再生。她們家裏本來分兩房，第一房枝榮葉茂，第二房便是佩孤零零的自己。不惟分不到一點財產，連寄食在盧家都成問題了。佩這幾年過的是零丁孤苦的生活，處處受家人的虐待。她來信說她唯一的希望只有我了，我如果還念及自己的母親和她的母親時，應當回家看她一趟。她的來信的確太懇懇了，一個星期一封長函，而且一字一淚。

這次我算是回到故鄉了，我是爲了佩而回來的。我想同佩結婚後，便帶她到上海去。唉！佩，這些年你也够受罪了。

今天初到，人很疲乏，或者不能同佩見面了罷！只有陪家人閒談來消磨時光，我是多麼可憐的心情！

晚上佩的姪兒來打聽我到沒有。可見佩的盼我是怎樣的迫切。我恨不能立刻就去見她，穿起衣服要預備走，外面却浙瀝地下起微雨，可惡的天，他把我一團高興都衝散了。只好拿出一張名片來，交給蒼兒說，我已經到了，回去告訴佩姑，明天我一定去看她。蒼兒接着片子在手，微微笑了一笑。

七月二十九日（星期日）陰

飯後，我帶着峨送的禮去訪佩。

她和她的堂兄嫂住在花園裏。我輕輕地打園門，從門外望進去，我想一定可以看見佩在石山上或者在魚池中乘涼的，偏偏兩處都沒有。一個小丫頭出來開門，問我是誰。我有點生氣，我很怪，爲什麼佩不來接

我呢！難道她又病了不成？只得向丫頭說：

『我是從上海新回來的，去告訴你的太太。』

『你是靜少爺不是？』小丫頭很奇異地望着我笑。

我點了點頭。

小丫頭進去通知的結果，盧二嫂顛巍巍地出來了，臉色如同白紙，招呼我進她們的閱滄亭去坐，我不知道她何以有這種見外的心理？她們的上房我便不能進去坐麼？還說什麼老親呢？

盧二嫂瑣絮地聒噪得我真討厭，半天一句兩句地回答她。翻去覆來是說窮年往事，無味極了！佩爲什麼還不出來？我的心裏的着急，是沒有人得知的。

天忽然下起大雨。

『佩又會不見，傘也沒有帶，雨這麼大，怎麼回去？』我望着死寂的

天發呆了。

『紫霞，拿傘來，靜少爺到上頭去坐。』

盧二嫂把傘遞給我，我打着到上屋去。我以為佩一定在那裏等我，偏偏她又不在。

『二嫂，我要會佩姊。』我忍不住了，要求說。

二嫂說，『狃於地方的習慣，不大好。』

我再三地解釋，她纔叫丫頭去請。其實當我坐下的時候，我已發現佩在對面的屋裏了，一種嚴肅的面貌，使人凜然，她正在對鏡梳妝呢。呵，或者是她看見我來了，特意地整妝來和我會晤罷。我不由這樣想。

丫頭去請了好幾次，佩終於忸怩着不肯露面。

『告訴你家小姐去，說別人託我帶給她的東西，要當面交。』我不惟愠然，而且忿然了。

紫霞去了，又回來說：『小姐說，東西拿去好了，沒有會見本人的必要。』

我當時彷彿從萬丈的懸崖跌入失望的深淵，我真想不到萬水千山爲佩奔波而來，連面都不給我會了，這不太殘忍了麼！我又想，她本人或者沒有什麼不願意罷，那一定是怕人家的議論了，這種腐敗的習慣，我們爲什麼不趁此時打倒呢？

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，盧二嫂把佩的姊夫請來了。這明明是想來作一個緩衝，殊不知我對於他很默然。

我後來索性不理這位面目可憎的姊夫了，總是向二嫂要求和佩相見。盧二嫂沒有真心，只是一味的敷衍我。

喫完了點心，佩的蹤跡還是渺然。

二嫂看見我有點難纏，便說道：『你實在要會她，她就在那邊屋裏，

你自己去罷。請是請不來的了。」

我一聽非常欣然，提着峨送她的禮物冒險進對面屋子去。佩這時躲避已來不及了。只好淡淡地招呼我。她在我對面坐下。我把帶去的各物一點點交。她很害羞，不敢拿眼睛正視我，但心裏蘊蓄得有萬種悲愁，是一望而知。半天，才問道：

「峨在上海任教麼？」

「是的，這些東西都是她送你的。」我指着帶去的東西回答。

「你的大嫂回來不回來？」

「我有封快信去了，遲幾天總可以回來。」

「我一向多病，好久沒有寫信到省城了。」

她說話時歎息了兩聲。她的容顏比從前瘦損得多了，但精神看來還好。我不覺心裏一陣淒然，勉強露出微笑說：

『我如今已回來，什麼事都可以解決了，還有什麼憂愁呢？』

她沉默無語，似乎含着兩眶欲滴的眼淚。

『我打算在家鄉頂多住一個月就回去呢。』我說。

她哽咽着答道：『隨便你。』

她的嵩兄走來招呼我，我只得和她微微一點頭便出去。她透出一絲苦笑送我：

『靜弟，以後你可以常常來麼？』

『可以的，佩姊！』我的鼻子都酸了。

七月三十日（星期一）上午晴下午雨

昨天把菁送佩的一包禮物遺下了，今天飯後特別給她送去，同時把我們上海全家的攝影帶去佩看。

感謝天，這次算是和佩姊完全會晤了。

我到後，讓她的姪兒去請，她毫不猶豫地便出來。談話的時間很長。起初盧二嫂在旁邊，她只是沉默地坐着。直等到二嫂去招待外來的裁縫，她才開始同我說話。彼此好像都有滿腔的話要說，但不知從何處說起。

她低聲說：『靜弟，我並非不想會你，因為我們的家庭很腐敗，你是知道的。昨天不過幾分鐘的會談，事後我已受了家人許多的譏諷了。』
『理他們做什麼？』我安慰她說，『自己的身體要緊還是多保養好。』

佩這時看見沒有人，走過來拉住我的手，兩眼無限深情地說：『靜，我的靜弟呵，我的確沒想到我們有會面的一日呢。從前的生活真是一言難盡，只好等結婚後再詳細的慢慢告訴你罷，好在我們長日相對的時期已經不遠了。』

我緊緊地握住她的手，真捨不得放鬆了，我告訴她這次回來的經過；說她的「遺書」把我嚇了一大跳。她聽見「遺書」兩字，便掉頭向窗戶擦着眼淚。

我們並坐着拉雜地亂談一陣。然而這個時間不能久長，大家一會便瑟縮的離開了。因為我們談話的境地並不十分自由，窗外有時要環伺着許多偵探，他們雖然沒有什麼表示，但是在我們的眼前終是一種障礙。

告別時，她說，我希望我到她們家去。不妨稍疏。這樣，在背後她也就不受家人的怨言了。而且見面已經不遠，又何必爭持在這幾天呢？

我很可憐她，佩！這些話是她真心的話麼？恐怕未必然！恐怕未必然！

七月三十一日（星期一）晴

今天本來預備不訪佩姊的了。一則是羈勒不住我這野馬奔騰的